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OF XIAMEN

# 廈門僑史

2007-2008(合刊)

## 侨界人物

- 非同一般的华侨学者韩槐准 .....陈毅明(78)
- 大师成长中的“南洋”“华侨”因素  
——纪念陈序经先生逝世40周年 .....陈毅明(80)
- 毕生育才 风范长存  
——纪念杨新容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蔡仁龙、杨秋君(82)
- 肖元祥、吴训珠与万隆南化学校  
——为庆祝万隆南化学校60周年校庆而作 .....闻 化(86)
- 印尼华人王国明与南安贵峰诗村 .....王文星(89)

## 简 讯

- 四国华人来厦寻根问祖 .....小 丽(91)
- 学术讲座简讯三则 .....李 丽(91)

# 厦门侨史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出版

编 辑：厦门市华侨历史学会

封面题字：朱鸣冈

主 编：陈毅明

副 主 编：刘晓斌

## 访菲华博物馆馆长洪玉华（一）

## 中国新移民对菲影响不容忽视

文：郑昭贤

不久前，在菲律宾华教中心主任黄端铭的安排下，庆幸地，我有个机会访问菲律宾华社家喻户晓的女强人，“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领导人兼“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Bahay Tsinoy）馆长洪玉华女士（Teresita Ang See）。

洪玉华教授于1987年创立“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并担任会长。那个时期，菲律宾发生经济危机，华人成为代罪羔羊。她毅然发起组织“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以捍卫菲律宾华人的合法权益，并促进华裔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

她也是“华裔文化传统中心”（Kaisa Heritage Foundation）董事长。“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展出菲律宾华人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华人为菲律宾独立和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洪玉华教授于2004年继承王赓武教授的职位，出任“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理事长。她曾到新、马、港、台、美等各地发表有关菲律宾华人的演讲和论文，著有十多本有关华人问题的中英文专著。

## 中国学者 视为小问题

初次见到洪玉华教授，发现她十分健谈。她在博物馆楼上的办公室接见我们，没想到她与我们谈的第一个课题是：中国的新移民对菲律宾的影响不容忽视。

洪玉华说，中国的移民政策，对菲律宾的影响很大。然而许多中国学者看不到这一点。不小心处理的话，菲律宾华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华菲两族良好关系，会毁于一旦。

记得两年前，我到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旅行时，听到当地的早期东南亚华人老移民对中国新移民的申诉。他们说，他们以各种不合法手段侵占老移民的地盘和利益。甚至有人愤慨地说，五

十年代当中国十分困难时，他们曾省吃省穿，从东南亚寄钱寄物品回中国帮助他们，如今来自中国的人眼睛只看到利，什么事都敢做。

洪玉华解释道，东南亚的国家小，还在发展中。中国人要到国外去找生活，为了做点生意，甚至有些为了生第二个孩子，就纷纷移民到菲律宾。菲律宾有8千6百万人口，你们这些人来了，又来了一批新移民，对菲律宾的影响不小。

她说，很遗憾地，中国国内的人看不到这个问题的后果，认为这只是个小问题。

他们说，中国的移民，大部份是移居到发达国家。他们多数去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欧洲国家，到东南亚国家的中国移民，人数还很少。他们还强调，以目前全世界移民总数来算，中国的移民人数还很少。因此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移民东南亚的问题很小。

## 贿赂警察 抢人饭碗

洪玉华说，中国学者应看清中国移民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不要一直讲问题不大。我们的感受是，中国为我们增添一些新移民问题，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她说，中国学者很少能接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华人的观点和立场。我们是认同这个国家，他们很多不能接受。中国学者写的海外华人的论文通常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不是以海外华人的观点和感受出发。洪玉华说，你看，在马尼拉市内，那些中国新移民抢占了当地人摆卖的地盘。中国新移民比较有钱，警察来了，他们给警察100元，就没事了。当地的小商商贩只能给警察30元。结果，现在当地的小贩只能一直向后面不好的位置迁移，让中国新移民占据前面有利的位置。

她说，在中国，你抢了人家的饭碗，你会被人打死。但菲律宾人是那么善良，才给你们这样抢他们的做生意的地盘。

她说，中国新移民在市内摆摊做生意，逐渐扩大他们的地盘，影响本地人的生计，侵蚀本地人的地盘。这样发展下去，以后会演变成大问题。

过后，黄端铭特地带我到市内的“168 商场”地区，指着告诉我，这就是中国新移民侵占当地小商贩地盘的地点之一。

### 对新移民 商总表明立场

据报导，许多中国公民以旅游签证入境后，便在菜市场兜售走私进口的廉价货品，“光明正大”地非法从事零售生意。

黄端铭说，在当地人的投诉下，政府曾出动执法人员，突击检查和没收无法出示关税证件的非法走私货物。

菲华商总在其 50 周年金禧纪念特刊中也刊登文章，谈到中国的新移民问题。

文章说，对中国新移民事件，商总明确地表明立场。商总将为合法的族裔居民，争取合法的权益，但对于没有居留证件及非法营商的中国来客，有时真的爱莫能助，因为他们本身已触犯了本国法律。

文章又说，商总只能做到的一点，就是经常召开这些基本上还称不上“侨民”的新移民座谈会，解释本地的移民法及营商法例，令新侨更明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希望未合法的居民，不能有过份的倚重而产生怨言。

2007 年 9 月

## 访菲华博物馆馆长洪玉华（二）

# 反绑架斗士谈菲华反绑架运动

文：郑昭贤

### 必须参政 但不参选

菲律宾的绑架问题有个时期十分严重，绑匪猖獗，菲华商深受其害。

洪玉华教授向我谈的第二个课题是：她发动和参与菲华反绑架运动的经历和感受。

洪玉华是菲反犯罪运动的急先锋，是菲律宾民间反罪恶组织“恢复治安运动”创始人兼理事长。

当菲律宾华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遭受猖獗绑架犯罪蹂躏时，她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号召反犯罪大示威和罢市、罢课行动，督促和协助政府抑制绑架罪案，从而赢得菲华社称她为“菲律宾花木兰”的美名。

旨是维护华社利益，促进菲华两族的关系，促进华

在接受访问时，洪玉华说，她所创立的“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认同这个国家，关心国家的政治。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认为必须参政，但不是要参加竞选。因此，当看到国家社会受到猖獗的绑架犯罪行为所威胁，我们毅然站出来，督促和协助政府针对这个棘手问题采取适当的行动。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是在 1987 年由洪玉华与一群年青学者、专业人士和商人创立，其裔裔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他们认为，在菲律宾的

国家建设过程中，华人不应作为旁观者。

洪玉华说，我们在 1993 年和 1997 年，两度站出来，大声呼吁制止绑架犯罪，号召人民起来大示威，展开罢课、罢市行动。我们成功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华文学校全面停课，商店停止营业。在马尼拉的华人区，我们争取到 99% 的商店，响应我们的呼吁，参加罢市行动。电视台到现场来报导有关我们的新闻，采访我们，引起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关注。

洪女士说，菲律宾是个民主的国家，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出来讲话的权利。我们要向政府指出，绑架问题不只是华人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的稳定 and 经济发展。

### 形势所迫 不是选择

她说，示威行动取得很好的效果，绑架犯罪案件减少很多。你敢于站出来，政府就必须认真处理和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人这样做，大家都躲在后面，根本没有人要去报案，绑架事件便一直发生，要怎么解决问题？

询及她走在反绑架运动的最前端，个人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她说，那是当然的。她进一步解释道，这不是自己选择要冒险这么做，而是形势所迫。这是时局的需要，是 necessity, not your choice, 这是形势所需，不是你的选择。眼见国家社会出现那种局面，自己怎能平静下来，袖手旁观呢？

据报导，在绑架罪案最严重的时刻，洪玉华为着华族能安居乐业，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上电视、上电台，言人之所不敢言，道出许多华人的心声。她不畏权势，敢于向罪恶挑战。

绑匪对她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她为了逃避绑匪的追踪威胁及子女的安全，不得不几次搬家。在最危急的时期，她带着子女到美国避风头近 3 个月，待风声较平息时才回国。

### 协助警方防止犯罪

洪玉华奋不顾身地推动反犯罪运动，结果，她被政府委任为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的成员。

她说，我被委任为总统的反有组织犯罪委员

会的委员，直到 2003 年。目前，我们还是与警方紧密合作。警察部门有一个反绑架委员会，我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今天晚上七时，反绑架委员会就有个会议，讨论恢复治安运动。我们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例如防止犯罪研讨会，促公众人士采取防范措施。

我们与警方的反绑架组很合作。以前我们没有参与，不懂得他们的处境，不懂得他们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例如在对付大绑架集团时，警方必须布置人手，暗中监视他们。警方人员必须一整天守候，等待绑匪的出现。但他们每天每人只获得 50 比索的津贴，连买一个汉堡包都不够，他们如何能尽力地工作，耐心地等待绑匪的出现呢？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就发动商家出钱，给执勤的警员津贴。我们告诉商家，工作你们不敢做，财政方面你们就要帮忙，钱方面就要出。

于是菲律宾华人商会与商家纷纷解囊，捐赠款项，资助内政部和警方的反罪恶运动。他们向警方捐献防止犯罪精密仪器和摄影器材，或者捐赠摩托车和雨衣给区警局等等。

洪玉华说，我们与警方很合作，帮他们解决问题。

最后洪玉华说，目前，菲律宾华人与政府的关系良好。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可能是菲华人与政府的关系最好。在东南亚，恐怕是菲政府对华人最好。有问题时，我们可以直接与总统谈，找内阁部长谈。

不过洪玉华女士说，当菲律宾华裔青年投身于反绑架运动时，中国学者说，菲律宾华社的主流不认同我们的做法。在展开反绑架示威游行时，华社的商人会怕，他们毕竟是商人，怕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在中国学者的眼中，没有站在反绑架运动最前线的商人反而是华社的主流。

她说，中国学者不能了解，当时我们菲华裔青年联合会这些青年才是反映菲华社大多数人和菲律宾华社主流的心声，虽然华语不是这些人的母语，他们是受英文教育和他加禄文教育。

## 访菲华博物馆馆长洪玉华（三）

## 菲 华 人 历 史 博 物 馆

文：郑昭贤

菲律宾华人设立一座“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Bahay Tsinoynoy），展出菲律宾华人的奋斗经历，华人的辛酸史，华人为菲律宾独立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为菲律宾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血汗和功绩。馆内也收藏不少有关菲律宾华人的书刊及早年华人到菲律宾的珍贵文物。

访菲前夕，我向菲律宾华教中心主任黄端铭表示，希望此行能让我深一层了解菲律宾华人的过去和现在。黄端铭主任大力向我推荐参观“菲华历史博物馆”。

“菲华历史博物馆”座落于马尼拉著名的中古世纪西班牙古城（Intramuros）地区，邻近有欧洲风格的雄伟建筑及教堂。博物馆距离西班牙殖民地时代华人遭大屠杀的“八连”遗址不远。具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国父扶西·黎刹（Jose Rizal）当年被西班牙统治者囚禁的监狱也在附近。

## 发挥长远影响作用

参观这间华人博物馆时，我获得“华裔文化传统中心”（Kaisa Heritage Foundation）董事长洪玉华教授的接见。

洪教授说，很多人看不到保留海外华人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商人有他们的经商文化，注重营商盈利，但他们必须了解，设立和维持华人历史博物馆，能发挥长远和深刻的影响作用。

她说，我们设立这间博物馆就发挥了其影响力。例如菲律宾很多公立学校的学生前来参观。参观了华人历史博物馆后，他们就能明了，华人并不是睡了一觉，梦醒后，就变成很有钱。华人的资产是以他们的心血换来的。博物馆能让年轻人了解华人的辛酸血泪史，他们走过的道路。

洪玉华说，中国领导人，如胡锦涛、温家宝和李鹏，曾到这间华人博物馆参观。

## 反映华人的贡献

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以蜡像、雕塑、图片、文字等，加上高科技的镭射影像声响，生动地反映菲律宾华人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商、遭遇和对菲社会国家的贡献。

反映早期华人在菲律宾经营小生意的“菜仔店”蜡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谓“菜仔店”就是马来西亚华人过去所经营的小杂货店。博物馆展出早期华人与当地菲妇女结婚所生下的菲华混血儿，英勇参与菲律宾革命运动的事迹，值得一看。

博物馆也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菲律宾的最黑暗时期，华人组织游击队，与菲人游击队并肩作战，不少华人壮烈牺牲的事迹。馆内陈列一些记载当年华人抗日游击队的书籍。

博物馆馆内有关当代华裔菲人的部份，突出反映当代华裔菲人对国家的贡献，是菲律宾的真正建设者。这部份除了展示华人的工商企业之外，还集中描述菲华人热心于公益事业，热情地协助政府纾解各种社会问题。展馆的这个部份，生动反映菲律宾华社的“三宝”：捐赠农村校舍、设立华人志愿消防队和推动义诊赠医送药运动。

参观之后，我觉得，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如果有机会到马尼拉的话，不应错过参观“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应该向菲律宾华人学习，在各自的国家设立类似的华人历史博物馆。



## 东南亚华人博物馆

访谈时，我与洪教授谈到厦门的华侨历史博物馆。去年访问厦门华侨历史博物馆时，我发现，中国这间华侨博物馆没有突出反映东南亚华人的辛酸史。

厦门的华侨博物馆没有充分反映越南华人的“投奔怒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博统治时期遭遇的浩劫和东南亚其它地区华人所遭遇的苦难。一些海外华人的苦难遭遇被视为敏感课题，没有充分受重视。他们错误地把当年美国直升机是越南华人“投奔怒海”的照片。由于是从中国本身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重点就有所

不同。

洪玉华教授表示有同感。她说，以后如果有钱，有资金，菲律宾华人历史博物馆会加以扩充，使它成为东南亚华人历史博物馆。

她说，我们这间华人博物馆应突出东南亚华人的辛酸史，我们很想这样做。

希望洪玉华教授早日能实现她这个心愿，让我们能有一间从东南亚华人立场与利益出发，反映东南亚华人感受和心声的海外华人历史博物馆。

2007年9月

## 访菲华教中心主任黄端铭

# 菲华人的遭遇——坏事变好事

文：郑昭贤

到马尼拉旅游，有缘获得菲律宾华教中心的黄端铭主任热情接待和协助。他向我讲述菲律宾华人的过去与现在，让我上了很有用的一课。过去，对菲律宾华人的处境和遭遇，认识不多，此行让我比较有系统和比较深入地了解生活在菲律宾的华人所走过的道路，他们目前的地位和所面对的问题。

在黄端铭的谈话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部份是，菲律宾华人面对针对他们的“菲律宾化”政策，一度陷入困境，结果这件坏事最终却变成好事，目前菲律宾华人的经济势力反而更加强大。

## 睡觉时还做生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菲律宾获得独立，菲律宾吹起狭隘民族主义歪风。政客在国会上提出限制华人做生意的各种法案，错误地以为通过手段，排挤华裔商人，就能使国家经济独立强盛，

人民富裕。他们采用不合经济规律的政治手段，来保护土著民族，意图使菲族裔取代华人，夺取华人在菲国工商业上历经艰苦奋斗建立来的基业。

黄端铭说，菲律宾华人当时深受打击，被剥夺了直接把货品销售给消费人的权利。他们被迫转行，从零售业逐渐转至制造业，从零售商逐渐变成制造商。在1954年零售商菲化法案的打击下，菲律宾华商开始有规模地转向制造业。

他说，一向华人具有勤俭节约的优良素质，善于累积资金，他们在零售业受排挤时，已有朝向制造业发展的资金和基础。他说，华人在经营杂货店小生意时，是那么投入与认真，甚至夜间睡觉时也不忘做生意。

他讲了一个华人做生意的故事给我听。他说，过去，在菲律宾做杂货店生意的华人，晚上关店后，老板睡在店里，脚上还系着一条绳子，

绳子的另一端系着一个空铁罐，延伸至店外。有人来买东西时，即使夜已深，店已关门，他们只要拉动绳子，老板便醒来，开门让顾客买东西。这个故事显示，华人的财富得来不易，华人是以血汗换取财富。

### 开辟制造业新天地

华人原有的商贸活动和传统生意被堵死之后，刚好菲律宾政府要大力发展工业，通过税收和贷款等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生产进口代替品的工业。这个政策给华人一个新的出路和发展机遇。当时菲政府实施进口统制，保护国内工业发展。

于是华人便把精力和资金注入新的领域，依靠华人传统的刻苦耐劳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发展加工工业和装配工业，很快地就在工业生产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接着在七十年代，政府推行鼓励出口工业化政策，又给华人提供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此外有个时期，菲政局动荡，外资大量外逃，华人资本抓紧机会，你舍我取，填补外资撤离后留下的空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

### 入籍后获平等待遇

不过，黄端铭指出，华人经济势力有条件成长和壮大，这与菲律宾政府不把入籍后的菲律宾华人当成二等公民，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菲律宾华人的幸运。这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境遇有所不同。

1975年马可斯总统简化外侨入籍手续，使大部份华人于七十年代顺利地成为菲律宾公民。当华人认同菲律宾，并且归化为菲律宾公民后，菲律宾政府便一视同仁，不再进行歧视。华人转籍后，能够从事各行各业，能够合法地购买房地产。于是他们大展身手，全心全意投入，在菲律宾建立和扩展自己的企业，华人的资产因而直线上升。

据报导，有个时期，菲律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保护土著民族，要把公民分为两等。原住民为

一等民族，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华人等非原住民为二等公民，限制他们的各种权利。但是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受到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成为政府的政策。

甚至前总统马可斯就曾经驳斥过这种主张，他指出，“菲律宾只有一种公民。将公民分成两等，不合天主教精神”。

### “三宝”抑制反华思潮

黄端铭说，菲律宾华人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菲律宾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华思潮难以再抬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菲律宾华社慷慨地大力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

他向我解释菲律宾华人商联总会引以为荣的“菲律宾华社三宝”。菲华商慷慨解囊，为贫穷乡区捐建学校。成立志愿消防队，保护人民财产，志愿消防员舍己为人英勇表现，赢得菲人敬佩。组织义诊队，赠医送药，减缓贫困者的疾苦。他说，菲律宾华社通过这些义举，通过“华社三宝”，有效地抑制反华思潮。

黄端铭最后说，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菲华社熬过最艰苦的时期，终于雨过天晴，有今天的地位。他说，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菲律宾华人与政府的关系是最好的。

2007年9月



访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陈本显

## 逆境求生 化解危机——菲律宾华人三大法宝

文：郑昭贤

战后菲律宾出现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力行针对菲华人的所谓“菲化政策”，对华人设置许多限制，华人在菲谋生面临很大的威胁。当时政客提出一个接一个的“菲化法案”，不准华人从事一个又一个行业，剥夺华人经营零售生意、经营菜园等等生计，使菲华社惊慌失措，束手无策，陷入困境。

然而生存力强的菲华人沉着面对挑战，有智慧地应对排华和“菲化”政策。当时菲华竭尽精力、财力与时间，化解危机。菲律宾华人终于在逆境中应变求生，闯出生路，再继续发展。经过菲华几十年的坚韧抗争，并慷慨回馈社会，如今他们反而获得菲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赞赏，赢得尊敬，提高了华人在菲律宾社会中的地位。

如今菲华商已取代原先垄断菲律宾经济的欧美资本家，成为菲律宾新兴资本家的骨干。

### 值得海外华人参考

菲律宾华人商联总会理事长陈本显在马尼拉接受笔者专访。在访谈时，他回首过去，自豪地讲述菲律宾华人战后至今走过的这条道路。他向笔者生动地讲解菲律宾华人如何使出三大法宝，化灾解危，使华社安度难关。他说，菲华人的努力产生效果，获得菲主流社会的高度评价，菲政府的重视和尊重。访问时，菲华商总多位领导人也在场。他们是执行副理事长庄金耀、副理事长施文界、张昭和庄前进，财政施永昌，董事施伟廉，商总秘书长颜长江和菲华教中心主任黄端铭。

陈本显理事长说，今年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北京召开。他代表菲华社，向大会报告菲律宾华人求生存、求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他向大会讲解菲华为融入主流社会，推动“菲

华三宝”的经验和成果。

陈本显说，他的报告获得与会者高度评价。在会后中国侨务办公室出版的《大会发言集》中，这份“菲华三宝”报告列为首要文章。同时，中国侨务办公室领导人也表示，菲华人的经验值得其它海外华社参考和学习，应加以推广。

陈理事长说，所谓“菲华三宝”，首宝是华商慷慨解囊，捐建农村校舍。第二宝是英勇舍身的华人志愿消防队。第三宝是深入穷乡僻壤的菲华义诊队。

### 回馈社会 化解敌意

#### 第一宝：捐建农村校舍

他说，菲华商不仅在经商赚钱，同时不忘回馈社会。菲华社先贤有眼光地慷慨解囊，推行种种社会福利义举，来化解菲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敌意和歧视。他们从协助政府舒缓民生疾苦着手，争取菲人民的友谊和信任，以让自己能安居乐业。

六十年代，菲律宾国库没有能力拨款在乡区增建学校，乡区校舍严重不足。有些学生被迫必须在露天的树荫下上课，一旦下雨，就被迫停课，苦不堪言。

眼见菲律宾穷困的乡区，学生求学不易，求学的条件恶劣，校舍严重不足，菲华商联总会在六十年代有远见地提出了第一个社会福利方案，即“捐建农村校舍方案”。按“捐建农村校舍方案”，菲华商联总会在各处乡区兴建每单位拥有两间课室的学校，建完就移交给政府。迄今，菲华商联总会已为菲律宾农村兴建了4,000间农村学校，造福农村子弟不浅，对农村普及教育作出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菲华商联总会兴建的学校成本

低、质量好、速度快。相比之下，菲律宾政府负责建校的部门自叹不如。菲华商联总会能以低一倍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建成学校。菲华商总联会的建校效率高，成绩有目共睹，深获前总统科拉桑和现总统阿罗约的赞赏。这两位总统先后拨款给菲华商联总会，委托商联总会承建学校。菲律宾劳工部、教育部、外交部和前议长，也先后拨款委托菲华商联总会兴建学校。

一个民间组织能够获得上至总统，下至政府各部门和基层政府机构的赞赏和信任，可见这几十年来菲华商联总会所付出的努力，并非白费。菲华商联总会推广农村教育和社会发展贡献之大，已经深深地赢得人心。

## 从自救变成救人

### 第二宝：华人志愿消防队

谈菲律宾华社的第二宝，陈本显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华人深受歧视，一旦华人区发生火灾，就有谣言指华人为了骗取保险金故意纵火。消防车到灾区现场，不是先救火，而是与受灾者讨价还价，索取金钱，才肯救火。在这种困境下，华人为了自救和讨回清白，于是产生了菲华社的第二宝：华人志愿消防队。

华人志愿消防队是由华人志愿出资建设消防站，购置消防装备器材，实行 24 小时义务执勤服务。菲华人志愿消防队总会于 1976 年成立，当时菲华社已建立了五支菲华志愿消防队。

起初华人志愿消防队旨在自救，过后逐渐演变成救人。一有火警，就奔至灾场，不分是否是华人区，一律奋力抢救。在实际救灾中，华人志愿消防队表现出，行动快速、效率高，具有舍生救火的英勇精神。发生火警时，华人志愿消防队经常比政府消防队快一步赶抵现场。

菲华消防队员用生命与火搏斗，被烧伤灼伤是司空见惯，迄今菲华消防队已牺牲了数名队员。40 岁的消防员张昭明在抢救底层菲律宾人地区的大火中不幸殉职，在菲人社会中引起强烈震撼。

有一次发生火警，一辆消防车的驾驶员未能立即赶到，而救灾必须分秒必争，在此紧急时刻，80

岁老华人曾锦泉毅然跳上驾驶座，驾驶消防车奔赴火场救火，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自第一支华人志愿消防队成立后，菲华商总属下各地区的商会纷纷设立志愿消防队，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菲华社已建立了 37 支志愿消防队，有 5,500 多名志愿消防队员，成为菲律宾国家消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力量。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地区，菲华志愿消防队的势力，已远远超越菲政府部门的专职消防队组织。在首都的菲华消防队队员已高达 2,000 多人，并拥有完善设备。

华人消防员奋不顾身地英勇抢救人命和财物，有人受伤，有人为救火失去宝贵的生命。菲华消防队员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追求和谐、勇于奉献、忠于职守，服务社会。这种奉献和勇于牺牲的精神，赢得菲人的民心，提高了华人的形象。这是菲华第二宝发挥的重大作用。

### 第三宝：菲华义诊服务

谈到菲的第三宝，陈本显说，菲律宾社会贫富悬殊，许多穷人有病没钱医。为此菲华商总组织义诊队，设立义诊中心，发动菲华人慷慨解囊，捐赠医药和医疗设备器材。

在菲华商总的号召下，菲律宾全国各地的华社开展菲华义诊服务。他们不论刮风下雨，每逢周六或周日，或定点义诊，或流动到穷乡僻壤，为乡民送医派药，减轻民众的病痛疾苦。

持续 20 多年的菲华人义诊服务，对社会的贡献之大，有目共睹。这些义举增进菲华两族的和睦相处和友情，化解了一些政客散播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使排华的声音随之消弭。

陈本显理事长说，菲华社会是以“菲华三宝”回馈主流社会，又以“菲华三宝”融入主流社会，收效显著。

他认为，华人要在海外立足生根，必须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华人应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和爱心反馈社会的美德，争取当地人的支持和信任，确保华族于所在国根深叶茂，永续生存与发展。

菲律宾归侨孙安国口述：

## 1937-1946，战火下的留学生涯

时间：2006年8月29日

地点：厦门市孙安国家

采访者：孙蕴琦 整理：孙蕴琦

讲述人：孙安国，厦门人，1921年出生，1937年去菲律宾那牙市求学，1941至1945经受过日本占领菲律宾的战争劫难，1946年12月回国……

### 我的大哥是革命烈士

我是1921年10月10日出生在厦门东砖仔埕20号。家里总共有10个兄弟姐妹，大哥孙安定，接下来有3个姐姐。大姐孙美云，二姐孙美月，三姐孙美祝，接下来是我，后面还有6个弟弟，分别是三弟孙安民，四弟孙安世，五弟孙安达，六弟孙安联，七弟孙安迪。

大哥是烈士，1909年7月出生，那时候家里是开华记钱庄，生意正兴隆，所以我父亲对大哥非常疼爱，想要把他培养成才，以后好接管家里的事业。大哥是在禾山中学读书的，那是当时厦门民主气氛比较浓厚的一所学校。我小时候看他经常深夜才回家，为了不惊动家人，只好翻墙回来。我母亲经常发现他带回来的关于共产党的传单、书籍什么的，因为怕带来麻烦，就烧掉了，结果还被大哥责怪。当时负责掌管钱庄业务的舅舅也常常回来跟父亲告状，说我大哥经常私自跑到钱庄取钱，而且数目还不小。大哥1930年加入共产党后，经常利用他大少爷的身份到钱庄取钱，来支持共产党。有一次，他骗家里说，他要结婚了，给家里要了500块银元作为定金，其实他是用这笔钱去买枪、武器什么的，来支持革命。后来，他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只是有时候寄信回来说要和母亲见面，顺便叫母亲带钱和衣服给他。1932年，毛泽东率领红

军攻克漳州，大哥也就跑到了漳州，加入了罗瑞卿所在的部队，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1934年也跟着进行长征，结果在长征途中生病去世了。受我大哥的影响，后来我的四弟、五弟在厦大读书的时候都加入了地下党。六弟、七弟也都是党员。

### 日本军舰开到厦门来，我逃难去了菲律宾

我小时候在鼓浪屿读书，在英华中学，一直读到高一才到菲律宾。在英华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年年都拿奖学金。英华中学的校长是英国人，叫罗伯特·泰勒（Robert Tyler），是个苏格兰人，教我们英语的也是个英国人，叫安德森（Anderson）。那时候我们各个学科都要学习，物理、化学什么的都要，体育课则是有教我们拳击。当时英华中学还很流行踢球。

1937年，日本开始要来攻占厦门了，日本的舰队都已经开过来了。当时日本舰队第一次开来的时候，还被中国打沉了一艘，听说还是被胡里山大炮打沉的。当时据说，日本军一到，我们这些学生就被抓去当劳工，如果发现是抗日分子，就会被马上打死。虽然那时候我们没有正式集中军训，但是大家都剃光头，而日本兵看到剃光头的，都说是国民党兵，也会被杀。我只好做难民跑到菲律宾。刚好我大姐和三姐全家都在菲律宾，所以我才到那里去。那时候有一个过去都很不容易了，我到了香港以后等领事馆的签证等了三个月，可不是说去就去的。

我到了菲律宾投奔我大姐和大姐夫，他们住在那牙（Naga）。我大姐夫是混血儿，他母亲是

菲律宾人。大姐夫来厦门读书的时候名叫李清风,也叫李罗宾(Robbin),在菲律宾大家都叫他李含青。过去在菲律宾的华人学校大多是小学,中学很少,据我所知,仅马尼拉有两所华文中学:建国中学和中正中学。所以很多华人就把自己的子弟送回中国读中学,甚至读大学。像我在英华中学读书的时候,班上就有好些菲律宾的华侨,还有一些送到集美的中学,还有厦门的中学,双十。所以我大姐夫也是在厦门读中学的。他在当时的省十三中就读,也就是现在的五中,和叶飞是同学。叶飞也是菲律宾的华侨。1931年,省立十三中爆发学潮,大姐夫也参加了叶飞他们的组织。由于大姐夫很会摔跤和打拳击,就把他们的校长抓起来摔了出去,结果大姐夫就被政府驱逐出境,而叶飞则跑到闽西参加红军闹革命了。回菲律宾一段时间之后,大姐夫才又回厦门,后来娶了我大姐。

大姐夫家的李姓家族,在菲律宾的那牙势力很大,是福建晋江永宁的李姓移民过去的。大姐夫在菲律宾那牙开了一家汽车零配件店,兼代理美孚公司汽油加油站。他的堂兄弟开雪茄厂,百货店,汽车货运公司。他们李家没有分的财产就更多了,还有很多土地、房屋。他们家族好几代人都住在那里。

我到了那牙住在我大姐家,其实也是她丈夫李姓家族的房子,是一间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一个大仓库和一个晒场。晒场有几百平方,专门用来晒椰干,或者租给别人来囤积粮食。大姐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二女儿都是在厦门出生的,三女儿和小儿子则是在 Naga 出生。我去的时候比较大的孩子大概 10 岁 11 岁左右,都上小学了。那牙有华侨办的小学,但是没有华侨办的中学,他们就在华侨小学读书。

当时我过去,也是怀着美好的梦想,想在那里读中学,到美国去读大学,结果日本打到了菲律宾,一切都完了。

### 我在那牙的求学生活

那牙有一间中学,叫做 Bicol Institute,

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学院,是四年制的。两年是 Junior Course (初中),两年是 Senior Course (高中)。我去到那里,就插班到 Senior Course,相当是高中班。当时要进去就读,仍然要原学校开证明。当时英华中学还在,Robert Tyler 还在,所以我二姐找到他,让他写证明,说我已经读到了高中一年级。然后寄到菲律宾当地的教育局,这样我才入学。Bicol Institute 是菲律宾人办的。当地华人的子弟不多,要办一间中学不容易,资金什么的也不够,只有一间华人小学而已。

我刚到菲律宾,在国内学的英语完全不够用。当时学校还要求学打字 (typewriting),要求速度快而且打字准确,整洁、美观也很重要。还有一个是记帐。这些都比较实用。我在那牙读书的时候,上课全部都是英文,课本也是英文,是美国中学的教材。学校没有学菲律宾语,是因为那牙地区讲的是美骨语,马尼拉地区讲的是达加洛语,其他地区宿务、苏洛等地,又有其他语言,不好统一,所以一般都是讲英语。现在是达加洛语作为菲律宾的国语。有件事比较有意思,当时太平洋战争就要爆发了,所以每间学校都要进行军事训练,还是用真步枪训练的,也要叫我(参加)军事训练。我说,我是中国人,又不是菲律宾人,你凭什么叫我(参加)军事训练呢?我就跑去问校长,校长说他会去教育部问,看外国人在菲律宾读书,是否需要参加军事训练。后来教育部答复,如果不是菲律宾国籍的,可以不用参加军事训练;但不能享受菲律宾人的待遇,像奖学金、军事训练的补贴,全都不能享受。所以我到菲律宾以后就再也没有拿奖学金了。当时的华侨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不想加入菲律宾国籍,而且手下的菲律宾工人都叫华侨老板。当时菲律宾学校每周都会升国旗、唱国歌,升旗会升两种旗,一面菲律宾旗,一面美国国旗,然后再唱美国国歌和菲律宾国歌。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还没有独立。

我当时就读的 Bicol Institute 后来扩建,就从中学扩大到包括大学,所以我也就跟着读上去,念大学。当时美国对菲律宾籍的学生有一项



优惠政策，就是成绩优异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读大学。当时我高中毕业以后，我的校长想把我保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劝我加入菲律宾籍，但是我不肯加入。我好好的中国人，干嘛要加入别国的国籍呀！所以我也没有去成美国。当时华人在菲律宾念大学的，大多是读理工科，很少读文科的，所以我读化学专业。但是菲律宾的历史、地理作为公共课，也是必修的。

我当时下课以后经常就到大姐夫的店里帮忙看店，但是和菲律宾人没有什么交往。菲律宾人比较贪小便宜，比较小气，慷慨的很少。我的菲律宾同学知道我有亲戚是开雪茄厂的，就会向我讨烟，而且是经常讨。如果你不给，他们一大群人就要来跟你打架。根本没办法和他们来往。

菲律宾的教育，在中国称为义务教育的，在菲律宾则称为 Compel Education，是强迫教育，是七年制的。其中前五年叫做 Primary（相当于国内的小学），后两年叫做 Inter-media（中级进阶）。中学则是 4 年制，统称 High School，前两年叫 Junior，后两年叫 Senior。菲律宾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用英语授课的，因此华人和菲律宾人相比，英语水平比较低。当时菲律宾的教学、考试制度几乎都是照搬美国的，比较开放，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开辩论会，不像国内要大学才有。而且每周要读一本书，写读书笔记（reading report），第二周要交，还要起来讲读书体会，（所读的书）大多是美国小说。菲律宾大学的老师也很年轻，大多二三十岁，看上去和学生很像，倒是中学老师年纪比较大。菲律宾小学老师则多是老人，对儿童比较有耐心，这个和中国刚好相反。而且也不像中国这样重视考试（即与中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不同）。

菲律宾的公立学校都是免学费、免课本费的，不过私立学校就要交钱，像我读的那间学校就是私立的。那牙当地除了我读的那间中学以外，还有一间公立学校，是天主教教会办的，要

进那间学校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天主教徒，接受过当地神父的洗礼。因为天主教在菲律宾被奉为国教，因此教会办了不少学校和修道院、神学院。天主教办的学校都是男女分开的，教会权利很大，要求很严格，中学每周五下午都要读圣经。菲律宾人大多读公立学校，像我就读的私立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而那牙那里天主教办的学校也就只有一个中国人。

在华人开办的学校中，除了学习中文外，还要学习菲律宾语、英语，也要学习菲律宾的历史地理，还有其他数理化等。菲律宾政府规定，华文学校要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语或菲律宾的语言。因为华文学校上课没有全用英语，所以华人学生英文水平较低。当地的华侨如果要继续学中文，就要送到马尼拉读华文中学，或者送回国内读中学。马尼拉也没有华人办的大学，所以如果还要继续读大学，就要送回国内。有一些华人子弟，小学毕业以后，几户人家合请一个私塾先生，经常（请的）是（原来是）教员后来退下来的，教他们四书五经什么的，也算是接着学习中文。

### 在那牙的华侨与菲律宾人

当时那牙的华人大概有几百人，算是不少了。大多是福建人，特别是闽南的泉州、晋江、石狮一带的。主要是姓李、姓施、姓蔡的人，陈姓在当地是小姓。而其中李姓又是最大的，他们势力最大，生意也做得最大。当地的特产主要有木材、粮食、hemp（做绳索的大麻），椰干也很多，（这些物产的贸易）都是（由）华侨掌握的。包括百货、五金、食杂也是华人在做。有一个现象是，服务行业，像餐馆、酒店、面包店，都是广东人经营的。当地广东人不多，但是他们非常团结，所以势力也很大。像我们福建人，叫娶了番婆的男人“他叔”，生的孩子大多跟番婆一起讲菲律宾话。而广东人叫娶了番婆的男人“澳门”，生的孩子包括番婆都要学讲广东话。所以我觉得人家广东人比较团结。

当时整个菲律宾有永久居留证的大概也就 10 万人左右，当时要娶了番婆才能有永久居留

证。菲律宾政府规定，华人不能经营零售店（retail），除非加入菲律宾籍，否则华人只能经营批发业（full-sail）。美国厂商也多找福建人做在菲律宾的代理人、批发商。在菲律宾，福建人大多经营土产，比如木材、椰油、马尼拉麻；广东人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如餐饮、旅馆、舞厅等娱乐业。我记得马尼拉还有一家福州人开的书店。

在那牙的菲律宾人全都是天主教徒。菲律宾人从一出生到死，都和宗教有关，都需要神父。菲律宾人结婚，婚礼也要神父来证婚，生的孩子一出世，也要神父来施幼洗，并且也要神父来命名，葬礼也要按身份来举行。当地的乡长、镇长就职，也要神父来按礼就职。每当遇到重大的宗教节日，菲律宾就举国庆祝，非常隆重。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路上，遇到当地的主教到地方巡视，那些菲律宾人都拜倒在地上，非常尊敬和虔诚。所以神父有时候比政府官员还要有权力。菲律宾人还有一点，他们死了以后，土地经常献给教会，所以教会的土地很多，就租给农民，农民只要每年交纳收入的十分之一（tithe）作为租金。因此，菲律宾人的第一职业是神父（Padre，西班牙语），第二是律师（Lawyer），第三是医生，第四是工程技术人员。华人很少信天主教，那牙没有中华基督教会，但马尼拉有。华人如果信天主教，也是带着很明确的目的性，比如会请菲律宾的官员作孩子的教父，这样可以作为与政界联系的纽带，方便经商。

菲律宾的华人社会团体大多是以姓作为单位，同宗的人关系密切，也比较团结，不是以地方划分的。我也就大多和大姐夫的堂兄弟交往。华人社会董事由宗族管理，头子也大多是当地的富商。

### 大姐夫惨死在日军屠刀下

日本 1941 年 12 月 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14 日就打到了那牙，速度非常快。他们是从吕宋岛南部的港口黎牙实比（Legaspi）登陆。当时日本登陆艇开到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开炮，也没有什么消息，当时我正在学校上课，忽然

听到有人喊“日本人登陆了”，大家就赶快跑了。而且听说由于国内的抗日运动很激烈，大家都以为日本人一来，我们这些华侨肯定会被杀死，所以大家都跑到山上去躲。那些店铺、财产都留着，我也只带了两套衣服，就跟车到了山上去躲。当日本人到来的时候，那些城里的当地人就跑到华侨的房子里、店铺里去抢，最后放火烧了。我大姐夫当时要走之前也放火把自己的店铺、汽车零配件、加油站全部烧了，这样日本人就得不到这些物资了。他们原来的财产也全部没了。

有一个地方，大概五六百个华人，后来日本人知道快打输了，要撤退，就把这些人全部关在教堂，把门锁起来，外面架上重机枪，然后再把教堂泼上汽油放火烧。那些华人如果没被烧死，冲了出来，也是被重机枪打死。像这样惨的事，说也说不完。我实在没法再说下去了，你也不要再问我了，一回想起这些来，就好像把我旧伤口又揭开来。（哽咽）

我为了躲避日本军，才来到菲律宾，没想到日本又打到菲律宾，什么也没有了。

大姐夫李含青是那牙抗日复员会的主任，曾带领华人抗日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抓去，关在那牙大牢里。1945 年美军攻入马尼拉，日本军就将狱中的犯人大屠杀，同时要把大姐夫解押到另一个地方关押。在押送的途中，大姐夫用手上的镣铐撞击押他的日本兵的头，把他打死以后，就跑了。由于身上还戴着枷锁，跑不远，所以他就躲在附近的一座桥底下，被一个番婆看见，就去给日本军报信，结果大姐夫又被抓了回去。日本兵把大姐夫斩成四块，在那牙当街示众，来泄愤。我和我大姐也是后来才从别人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回想起来，那真是惨啊，我不想说下去了，不要再说了！（哽咽）

当时我年纪也不大，到那里也没几年，还没有挣钱，当地的方言也不熟练，所以我后来就来到了马尼拉找我的表兄洪栋年。他就让我在仓库呆着，帮忙看货，也没什么事干。到美国军队快要打到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个台湾人，他是帮日



本人做事的，就把一大批货物寄存在我那里，整整堆了3层楼。那个台湾人说，要是他一个星期没回来，那批货就全归我，如果他一个星期内回来，那批货就和我对半分。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他都没有回来，我也没敢去动那些货。后来，菲律宾的共产党向我要那些货，我就全部给他们了，也没有拿一分钱。

我在马尼拉有两个表兄，都是南安后街姓洪的。大表哥洪栋年，曾经担任过菲律宾华侨商会的主席。二表哥是洪彩年。当时菲律宾要做军装，相当于现在的投标让人承包做。洪彩年的妻子是个菲律宾婆，她哥哥在菲律宾军队里管物资的，知道军装要怎么做，哪里要缝得比较厚，哪里要做得比较结实。所以洪彩年就照着他小舅子说的去做，结果投标的时候一下子就被选中了。他就是靠做军装发家的。后来，洪彩年又做了一件事，和古代的吕不韦很像。日本占领菲律宾以后，他就当菲律宾华侨维持会的会长，也就是汉奸会。那时候日本驻菲律宾的将领中滨大佐将美国驻菲律宾的官员关押在当时菲律宾最有名的医科大学 Saint Thomas。在1942-1945年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洪彩年就给关押在那里的美国俘虏免费送物资补给，吃的、喝的、穿的，都是他送，甚至为了这个倾家荡产。日本战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洪彩年这回完蛋了。没想到麦克阿瑟一到菲律宾，放出那些美国俘虏，知道他做的这些事，还派军队保护他的家人子女，还派6艘万吨轮船帮他运货。就这样，他后来成为菲律宾华侨的首富。

当时我大表哥洪栋年的朋友蔡青淦，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彭冲引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菲律宾以后，就做地下党，当洪彩年在菲律宾华侨维持会的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就回国了，我后来在香港遇到他，他帮他哥哥蔡大夔买了50辆福特汽车。他哥哥是当时漳龙汽车公司的董事长。蔡青淦回来不久就当上了福建省文化厅的厅长。

大表哥洪栋年的儿子娶了当时油籽公司经理庄万里的女儿。这家油籽公司是当时菲律宾第二大油籽公司。后来他继承庄万里的事业，也担

任这个公司的经理，在马尼拉有9栋高层建筑。

## 二战胜利后回国情况

二战胜利后，经过抗日战争后，因为思念祖国和祖国的亲人，加上年纪也大了，不适合再继续读书了，我也就从菲律宾回国。当时坐的是美国的运兵船，绕道澎湖，才回到厦门。回来以后，家产也没有了，很多都在二战的时候被毁掉了，父亲也去世了。以前经营的钱庄已经转由舅舅经营，我只有分到一点华记钱庄的股份。用那些钱来抚养我的弟弟们，弟弟还要读大学呢，从四弟到七弟都要依靠我来抚养。回来以后就去考美孚石油公司的翻译员。当时要考打字和翻译两项，而我因为在菲律宾生活过，这两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很轻松就被录取了。之后就在厦门的美孚公司做翻译，一个月工资是200美元。1948年12月18日在上海结婚。

我在美孚公司一直工作到1951年，外国公司撤出中国大陆，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失业了。当时美孚公司要撤出的时候要发钱给员工，但是大家都说不要钱，要把剩下的物资，石油等等东西，以实物的形式代替钱来发放。因为当时钱一直贬值，所以大家都认为发石油比较合算。于是按照每个人工资不同（发实物），给我发了十几桶的石油，再加上一些汽油，总共三十桶。发给我以后，我就寄在另一个同事的仓库里。当时如果把这些油一次性卖出去会比较便宜，所以那个人就说，不如合伙开一家油行。于是我们就合伙开了一家油行，叫嘉安油行。因为那个同事叫谢嘉禾，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油行的名字。于是我们就开始卖我们的那些油。有一次，大概有十几桶油要运去龙海，结果船翻了，这些油全都沉入大海，都亏本了。结果那些油卖到1952、1953年左右，就全都卖光了。卖油的所有钱都要用来维持生活，还很紧张。当时因为我对业务比较不熟悉，所以就与谢嘉禾分配工作，他搞业务，我则经常参加共产党开的会。结果后来因为开油行这件事，被扣上了个资本家的帽子。当时那三十桶油估价大概是一万八，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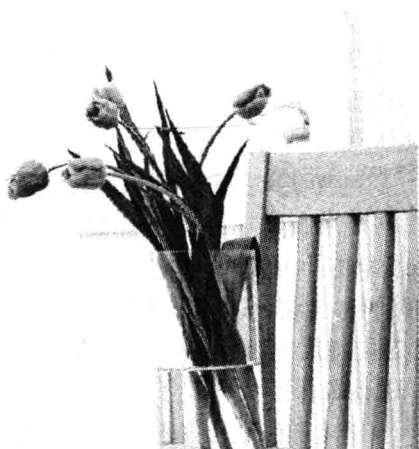
为拿去开油行，就达到了资本家的标准。当时标准是只要达到一千元就可以算是资本家了。要是一开头就把那三十桶油以一万八的价格总的卖出去不就好了。结果忙活了两年，也没有赚一万八回来，大概只有赚了几千块而已。只不过是当了老板，赚了个资本家的帽子回来。还要请伙计来帮忙卖油，还要付店租等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分了一下，连桌椅一起卖掉，才分了900元。

后来省侨务局和农垦局要办华侨农场，我一个菲律宾的朋友杨德源找到我，要我和他一起到漳浦的古台办华侨农场。我就把剩下的那900元，然后再把家里的金子卖了，自己再贴上600元，总的1500，作为资金。并且又找了些华侨朋友，一起到古台去办华侨农场。在那里种水果，养羊、养奶牛等等。我在农场里是做技术员。既是农业的技术员，也是畜牧业的技术员。每个月工资22元，刚刚够我一个人花，家里都负担不了，妻子孩子主要都是我岳母在照顾。从1953年一直工作到1958年。1958年大跃进，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时候，我就被调到省石油厅做技术员，一直呆在福州。后来要在厦门的308油库建炼油厂的时候，我才被调回厦门。1962年以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由于石油是国家的重点工程，我就被审查。审查的时候发现我当时投资农场1500元，加上其中的900元是以前开油行所得，所以在定身份的时候，就把我定为华侨资本家。资本家是不能在这种（有）战略地位（的岗位）上工作的，所以我又被调到市百货公司（也就是现在新华书店的地方）负责搞基建，一直工作到退休。加上我曾经在美孚公司工作过，所以文革的时候还被打成“美国特务”。由于我投资华侨农场，每年都有发大概180元的股息给我，所以文革的时候因为我享受股息，所以也算“资本家”。而其他我那些合办农场的的朋友，由于还呆在农场，没有到单位工作，没有经过“四清”，也就没有被评为“资本家”。唉，当时要是把那些石油卖了，拿了一万八，然后直接去单位工作也不会这样了。或者是后来不再去办农场，直接去工作，按当时大学生的工资标准，一个月还有

57块工资，也比后来要好多了，也就不会被评“资本家”了。要是当时把油卖了，一万八存起来，然后去参加工作，也就是工人阶级了。而我自己开油行，一个月工资也才100元，从1951年一直做到1953年，整整做了两年多，也才收回成本两千多。要是那一万八放银行，一个月花100元，都可以花上十几年，到1958年去就业都还挺好的，而且还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与海外亲人的联系

我大姐夫死后，我大姐抚养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后来女儿长大了，都嫁给菲律宾的华人。大女儿和二女儿嫁的比较有财，三女儿差一点。儿子则到美国去工作，当的士司机，然后再寄钱回来给我大姐维持生活。她儿子在美国还娶了一个护士长，是个菲律宾人到美国的。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大姐也去了美国。我三弟到美国去找她，她把住址等联系方式都交给我三弟，可是我三弟后来都没有给我，所以我也就和我大姐失去联系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了。



宋巾英口述：

## 侨星人、侨星精神

时间：2006年11月21日

地点：厦门市中山路444号“归侨之家”

在座：杨永泰

访谈、记录、整理：青云 太原

### 生产合成苯

1970年6月，我从三明调回厦门侨星化工厂，直到1993年退休，在侨星厂整整干了23年。可以说，我整个事业的黄金期都在侨星化工厂。

当我调到侨星厂时，正好是厦门大学化学系在实验室进行“合成苯”实验成功，正准备转换成产品，并进行规模生产的起步期。“苯”在工业中，就如同生活中的水一样的重要，它是基础工业有机合成的重要原料，用途广泛。当时，我们国家的苯依赖进口，价格非常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基础工业原料的支配权被西方国家所控制，以我们对这种化学原料的需求（来卡我们）。对我们中国来说，能否有自己的苯就成了一个国际斗争的需要了，是个政治问题了。

合成苯移到侨星厂时，是到了“中试”阶段。也就是厦门大学以蔡启瑞教授为领头的实验攻关小组在实验室的实验已取得成功，转到实际的生产线上，进行小规模生产，也为进一步投产、扩大设计做准备。

苯，在化学上是一种溶剂，许多物质需要用它来溶解。从经济上而言，我们生产一吨合成苯，要亏1000来块钱，我们的生产成本要比进口的贵。当然，这是政府考虑的事，不是国际斗争的需要吗，人家卡我们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独立

自主。那时正是文革期间，侨星厂已经下放到地方归市轻工局管，市里要侨星厂接受这个任务。从侨星厂的生产效益上讲，厂里还能承受得起这么高成本的小规模生产。

另一方面，苯是一种有毒气体。苯的毒性对人体内的白细胞伤害最大，长期在生产一线，人体内的白细胞会骤减。刷牙时一直会出血，牙龈也流血，由于血小板减少，凝固性差，身上会无故出现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白血球降低，那就是出现中毒现象了。

当时厂里学化学的技术员有张天阔和我两个，我们心里很清楚合成苯对人的毒害性。我找到厂里领导，讲了生产条件太差了，很简陋，能否改善条件。那年代，厂里也就这个水平，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特别的防护措施。领导答复慢慢改善。几个月后，我就有中毒的感觉。我的岗位是在化验室的，张天阔是生产一线，在车间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他的牙龈就出血得更厉害。工人们也常说哎呀我这身上怎么青了、淤血了。（生产）条件就那么差，但是工人们还是坚持生产。哎呀，当时我们厂里的人，都没有考虑这么多，大家就一股劲，怎么说呢？按现在说是一股“傻劲”，就这么扑到生产上去。

我小女儿是我在厂里生产苯的期间怀上并降生的。后来她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我们家族并没有这种病史。医生说患上这种病若是没有家族遗传史，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怀孕期间服用了大量的药物，二是怀孕期间接触有毒气体。我觉得就是第二种原因。女儿现在都已经成年了，查出这个病，做了手术，病情也得到了控制。作为